

故人西辞

GuRen
XiCi

青红浅碧 著



YZLI0890113730



妙笔绘丹青，旧约濯濯，皆已成阔；故人西辞远，庭花几度，终成别离。

故人西辞

GuRen
Xici

青红浅碧 著



YZLI0890113730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人西辞/青红浅碧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 4

ISBN 978 - 7 - 5125 - 0186 - 7

I. ①故…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0525 号

故人西辞

作 者 青红浅碧

责任编辑 艾 迪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6 开
18 印张 306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25 - 0186 - 7

定 价 26.8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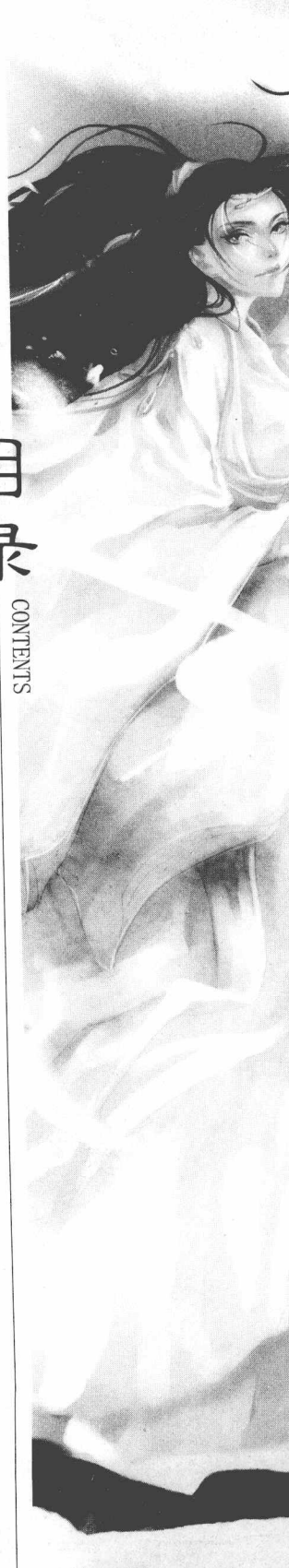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 sina. net

http: //www. sinoread. com



目录

CONTENTS

【上卷】少年洁白，妙笔丹青

第一章 旧时戏	3
第二章 王孙归	12
第三章 三月三	19
第四章 公子雨	28
第五章 荷花节	37
第六章 风波恶	46
第七章 相帆远	61
第八章 庭院深	74
第九章 浮云尽	88
第十章 西风凉	95
第十一章 定与谋	107
第十二章 人初静	122
第十三章 恋不悔	130
第十四章 江南好	141

【下卷】故国万里，故人长绝

第十五章 歿烟雨·····	153
第十六章 了情约·····	161
第十七章 芳辰礼·····	171
第十八章 故人辞·····	188
第十九章 桃花凉·····	203
第二十章 情不存·····	216
第二十一章 命无断·····	228
第二十二章 定风波·····	242
第二十三章 倾天下·····	250
第二十四章 花落尽·····	261
尾声 旧似·····	273
番外 清越岂同年·····	278

故人西辞

GuRen
XiCi

【上卷】少年洁白，妙笔丹青

「第一章」

旧时戏

天色尚早，空中还是雾蒙蒙的一片，日光依稀从云墙间透过几缕来。

远处，钟声蓦然长鸣，打破了白日与黑夜交替时的静寂。那声音绵软虔诚，清越回荡，悠悠扬扬传遍了一整座王都——连昌。

长生殿内。

靠在窗边的少女缓缓苏醒，容颜清冷，单衣素白，一双黑瞳犹带碧色。她赤足踩在青砖上，脸上还带着朦胧的睡意。

“哀钟已响，这一宿算是过了。”她推开窗，远望，扑面而来的凛冽寒风吹得她眉睫微微一颤。

“阿盈，把窗关了吧，你身体才好，别又受了凉。”暗处，浅淡温软的声音瞬间驱走了寒气。骨节分明的手指挑起了帘子，脸半遮，年纪虽轻，却已足见风流之姿。

那少年一手握了狼毫，衣袖上沾染了些许墨渍，另一手小心地捧了卷轴，向着窗前白衣的少女温声道：“你来瞧瞧这词写得可好？”

持盈回首，终是合了窗，光线瞬间被挡在了殿外，身影暗淡下去。缓缓走近的少女声音松软，“西辞，你拿近些，我看不清。”

西辞依她所言，又将卷轴托近几分。

接过纸笺的持盈低头看那卷轴，展开之后是秀丽的楷书，显是模仿了女子

的笔迹。

“端容慧行，恩重难辞。”念完，她低低一笑，略有苦涩，“我便拿这句话来堵那悠悠众口么？”

她的母亲——景妃，终年居于长生殿，有生之年，也未曾得见多少次阳光。幼时的她，常听宫女嚼舌根，听闻景妃昔日的恩宠。

那是能令后宫三千都艳羡的一段光阴。郎情妾意，皇帝郁陵爱宠至极，为景妃展颜一笑，倾尽半壁江山，耗空国库，修建长生殿。

可惜，昔日隆恩盛宠，最终只是镜花水月一场空。

持盈诞生那一夜，惊雷破空，皇帝寝殿骤燃大火，几欲烧掉整个皇宫。待得火势稳定下来，尚在惊惧中的皇帝，听闻爱妃临产，连污衣都未换，长驱直入长生殿。而让人震惊的是，九公主郁持盈出生时，半边脸颊竟皆是蜿蜒可怖的红痕，恰似那冲天而起的大火。旁人可谓之巧合，但那红痕落在皇帝的眼里，却成了另一番意味。

九公主不祥。

在九重宫阙之间，谣言风生水起，在皇帝的日渐冷落之下，景妃终于癫狂成性。

持盈从睁眼看到这世间的那一刻起，就被父母所怨怼。冷眼看着其余妃嫔的冷嘲热讽，忍气吞声地接受父皇的漠视与皇后的刁难。而今，景妃病故，郁陵却又佯作悲痛，令所有皇子皇女皆书悼词以作纪念。

忧思伤怀？持盈冷笑，一手将明黄色的圣旨弃置于地上。真正将景妃放在心上的人，甘受深夜寒露、焚香守夜的人，也不过她与西辞两人而已。

若只是如此，她也不至于怨恨如斯！

郁陵听高僧广慎之言，长生殿煞气过重，景妃头七一过，就要将其改为佛堂。而作为皇族第九女的郁持盈，广慎则断言其八字孤辰，克人克己，不宜与帝王过分亲近。

自那日起，郁陵就有意将持盈遣出宫外，并对外宣称九公主忧伤过甚，身心俱伤，而连昌之东，有紫气东来之意，适宜九公主静养。

连昌的东面，分明是丞相顾珂的府邸。顾珂顺着郁陵的意思，上奏表明愿接九公主尊驾于顾府休养，直至痊愈。

西辞说与持盈这一番曲折之时，持盈几乎恨得要呕出血来。

长生殿是什么地方？那是景妃一生心魂所系，哪怕疯癫痴狂，都不曾忘记它的辉煌。而如今，郁陵却要将它变为佛堂。所谓辟邪，所谓祈福，说到底都

不过是一个怕字！堂堂一国之君，所谓的真龙天子，竟害怕至斯，害怕生前最爱他的女人死不瞑目！

持盈目光愈冷，笑意却冷冽如寒冰。

郁陵让她搬去顾府，委实可笑。古往今来，从不曾有哪一位皇室公主要交由臣子来养育，君为臣养，何等耻辱！这不仅仅是一种侮辱，而是一种否决，他不承认自己是他的女儿，甚至不顾流言蜚语将她逐出宫去！

眼见少女冷厉的目光几乎要喷出火来，西辞忙伸手抚了抚她的肩膀，同是守丧的白衣，却好似被他穿出了如玉之姿。

“明日圣旨就该下来了，我们总是要见面的，也不差今日一天。”西辞替她挽好背后散落的黑发，“只是万事小心，切莫应承他们什么。”

持盈握着佛经的手微微一紧，低首轻言道：“我知道。”

西辞转身，却觉身后有什么被拉住，回首看去。面容茫然的少女一手仍牵着他的衣角不松手，一手抱了他刚抄好的佛经，站在原地。

宽大的白色袍子几乎将她整个人淹没，胸口锁骨凸显，脸颊消瘦。眉目虽清朗，寂寞孤独却浮上眼角，倔强清傲。

西辞喟叹，张开手掌去握少女微凉的手，“阿盈，不要怕。”

童稚时期就相依相伴的两人，相互对视。满目苍凉微笑着的少女挺直了脊梁，手指一收，伸手抱住西辞的颈项，一如小时候那样亲密无间。

声音略带哽咽，一贯坚强独立的她道：“西辞，我不想离开长生殿。”

怔了半晌的少年，慢慢环住那单薄的身体，软言抚慰：“我知道。”

西辞与景妃共同陪伴在她身边的岁月已经过去。虽然癫狂却对她温柔相待的母妃已长眠地下；年少时就守护着她的少年也步入仕途，被家族严密监视着。

多少次，她擦拭着母亲满是泥土的掌心，满足地微笑；白衣的少年捧着诗书立在她身侧，朗朗诵着，和着知了声声，青竹满院摇曳，长生殿清静宁和。

西辞是丞相顾珂之子，一手妙笔丹青，清誉满朝。

他与持盈相识，是在芸池边的围猎场上。

持盈是西辞从熊掌下拼死救下的，她至今仍然记得西辞满脸是血地向她微笑的样子，温柔清浅，眸光深黑，熠熠生辉。那时候，两人双手交握，抓着利石与长剑，拥抱着取暖，整日整夜地提防大熊的再次来袭。支撑了三天，才被丞相家来寻少爷的人发现。可就算是在那个时候，持盈也清醒地知道，如果没有西辞，就算她冻死在猎场之上，都不会有人流一滴眼泪。

九公主，仿佛被抹杀了一般，人们都讳莫如深。

西辞的手心中央，如今依旧留有极细的疤痕。持盈常常会低头亲吻那道伤疤，一遍又一遍地问痛不痛，西辞总是笑着，温柔了眉眼，抚摸着她漆黑的长发，笑说不痛。

持盈的卧房里挂满了西辞的画作，从拙劣到娴熟，从稚嫩到完美，那画作大半内容，都是持盈。

外人只道丞相之子书画功夫了得，尤擅山水，却不知，他真正画得最好的，却是幽闭在长生殿里终日不见阳光的苍白少女。

“西辞少爷，前殿快要来了，请您出殿吧。”长生殿外，是侍女恭敬谦和的声音。

持盈略一松手，低首道：“挽碧说的，必不会错。”

轻拍少女的肩膀，西辞微微一笑道：“那我这就走了。”郁持盈是那样矛盾而倔强的孩子，一直以来，都只能仰望长生殿窗外那片四四方方的天空长大。她手指上冰凉的温度，他一直都记得，她眉眼间浅笑的温柔，自始至终也只有他一人能够感受到。

西辞的袖口在门边一闪便已消失，咔哒一声关上的殿门震醒了尚在懵懂状态的少女，长生殿里又恢复了死一般的沉寂。沉香的气味扑满了鼻腔，桌上散落着西辞抄了整整一晚的佛经，光线透过纸窗漏进来的时候，依然能看见烟尘飞舞，模糊了视线。

西辞走后，挽碧入内。那是长生殿唯一的一名侍女，温婉细致，平心静气，从无过多的关心，却也不多说一句话。

持盈背过身，淡淡道：“先收拾了吧，父皇喜洁。”

那是景妃一辈子对着她絮絮叨叨的话语，每一句，每一字，都有关于皇帝。以至于长大后的持盈能够清晰地知道，她比任何一个在郁陵身侧承欢膝下的皇子皇女都要了解他，包括他的喜好，他的习惯，他的曾经。

景妃的棺槨在后殿，棺木用的是檀香木，香气清冷，却不腻。

持盈敛衣跪在棺边，手捧《地藏菩萨本愿经》，言语凿凿，却又极是轻婉地念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尔时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皆来集会……”

语调平缓，配了挽碧收拾物件的细碎声，平和和清寂。

素白的指尖落在书页上，时或一顿，时或飞快翻过。墨香未完全散去，那是西辞身上时常带有的香气，清清淡淡，萦绕鼻尖。

身后轻微的声响，少女停止了咏唱，垂下眉眼，一手握紧，一手却是将佛

经轻轻安放在棺木上。

“奴婢给皇上请安。”门外是挽碧的声音。

持盈缓缓立起，整理了宽敞的素衣，遮盖住纤细苍白的手。抬头正对着镜台，镜中是模糊的影像，容貌纤巧，继承了母亲大半的美貌，出生时半颊的红印早已消失，白皙的肤色隐隐有些惨淡。

少女咬了咬嘴唇，终于显出了点血色，方一打帘子，矮身而出。

殿门刚被打开，沉缓的声音刺得人耳朵生疼，一系列凌乱而嘈杂的步子迈了进来，也带进了满室久违的阳光。

持盈偏首，良久才睁眸，目光清静，投在门上，白衣微微被撩起，手指合拢。

宛若雕塑的少女，面无表情，直直注视着皇帝，眼神刹那锐利。僵持了半晌，她终是敛襟轻跪而下，重重地叩首，“儿臣郁持盈给父皇请安。”

那一字一句皆从牙缝里生生迫出，生涩干硬。

“平身吧。”低沉沙哑，是持盈所不熟悉的声音。百转千回，忽然就令持盈鼻尖一酸，景妃月月盼，日日盼，盼的不过只是这一句，却也是持盈最不屑的一句。

持盈一敛裙，从容站起，慢慢从薄唇里透出字来，“父皇可要进内殿见见母妃？”她勾出浅浅笑意，眸光沉稳，“母妃的容颜还如生前一般，这十多年来，几乎不曾变过呢。”

明显看到皇帝的动作变得迟缓而犹豫，持盈微微仰起脸，笑容绽开，恍若景妃年轻时一般，温温柔柔地一叹，“父皇？”

那笑靥在郁陵眼里看来，却如同利刃，刀刀刺在他最不堪的痛处。昔日捧在手心尚如小猫般蜷曲着的婴孩，而今已是沉静温软的少女，用如她母亲一般静好斑斓的笑，站在他面前。

“朕这便进去看看。”郁陵只淡淡瞧了持盈一眼，便踏了步子向帘后走去。

“皇上，内殿是摆放尸身之所，恐沾了晦气。”郁陵身边探出了一个娇小的身影，明眸善睐，顾盼神飞，正是此时最得宠的年轻贵妃章氏。

皇后含笑一步上前，盈盈微笑，“妹妹这话说得可是过了，景妃过去也是四妃之一，而今过了身，皇上去探探也是常理。”锦帕一掩菱唇似是哀泣，眼里分明是盖不住的冷意。

郁陵顿住脚步，回首侧向皇后道：“那便先请广慎法师入内吧。”

这一句话下来，持盈已是压不住心底的冷意，手指倏地一收紧，指尖深深

刺进手心。年迈的和尚披着红黄相间的袈裟进了内殿，那鲜艳的颜色在一众素色之间分外刺眼。

“打帘。”郁陵吩咐。

持盈偏首，惨白的侧脸一丝血色荡然无存，黑发垂在白衣之上，静默森冷，仿佛与整个长生殿的人格格不入。

挽碧伸手挽起帘幕。广慎自她身后迈步入殿。

持盈瞬间回首，眸光冷硬，直直迫视着广慎，一字一句道：“大师为佛家之人，惊扰逝者安息，有违佛家慈悲之道吧？”

广慎只慢慢抬头扫她一眼，只那一眼，却森冷似寒冰，好似持盈在他眼里，不过世外尘埃，不屑一顾；却又是极认真地去瞧眼前尚还稚嫩的少女，像要将她看个透彻一般。那双眼，竟如初见西辞时的眼一样，刹那令持盈不寒而栗，呆怔当场。

“持盈，退下。”郁陵唤了她一声，平平的语气，并无过多的感情。持盈曾从窗外望见他与其他皇女的相处，无不是温柔关切的，那小心的样子宛如捧着珍宝；唯独对她，平静淡漠，好似两人之间并无任何关联，只是普通的君与臣，没有父女的血缘，也没有那长达十三年的怨愤。

“是，父皇。”低眉俯首，持盈亦谦顺疏离。

“明日，你便搬去顾府，长生殿自此封了吧。”郁陵的话落在持盈耳边，又是另一番羞辱。

持盈几乎是抑制不住地颤抖了手，死咬牙关，隐忍多时，才霍然跪下，“父皇，儿臣愿长居长生殿，以尽为人子女之孝道。”

郁陵皱眉道：“休得胡闹扰你母妃安息。”

持盈直直跪在地上，一手扯住郁陵的衣袍，一边叩首道：“父皇，请您成全。”

郁陵沉默许久，才慢慢道：“持盈，难道你母妃没有教过你皇室的礼仪吗？”说罢，他竟似不敢再看持盈一眼，用力抽出衣袖，转身快步而去。

郁陵一走，他的那群妃嫔也都匆匆跟着离去，或有人宽慰持盈几句，也都因她的冷眼相对而悻悻作罢。

直到人群散尽，长生殿的大门再度被关上，吱呀的沉闷声响拖长，亦关住了门外雪地上的清暖阳光。持盈再度抬头的刹那，只能惊鸿一瞥地看到白雪上微光闪烁，星星点点，如西辞说的那般美丽，清如霜，干净得天地都自惭形秽。

石砖上的寒意透过薄薄的素衣侵蚀着膝盖，然而清寂的少女却始终保持着

跪姿，一动不动。

那个让景妃等候了一生的男人，仅仅只是踏进了长生殿，只是踏进而已，连去看她一眼的勇气亦不曾有。

她曾居住着的宫殿，凄清冰凉到让他一刻都不想多留。煞气？持盈冷笑，如若真需要那座佛来压住母亲的怨恨之心，那又何必做这么多年的负心事？

持盈心气难平，合眸许久，才定下心神来，向立在身侧的挽碧道：“去收拾东西吧，明日我们恐是要离开这里了，凡事先做个准备也好。”

交代完之后，持盈起身，掀帘进了内殿，将西辞誊抄的所有经书都收进了包袱，自己的东西，也只收了一支景妃留下的白玉簪而已。

少女久久立在棺木之前，微弱的光线将她的影子投在地面上，模糊不清的侧影，斑驳陆离。然而一旁的挽碧却清楚地看到：她两颊静默流下的泪水打湿了手中握着的经卷，那空洞茫然的眼神，投注在母亲沉睡的容颜之上，素色的衣角被风一下又一下地轻轻拂拍着，衬得整个人是那样地苍白而无力。

翌日傍晚。

持盈坐在朝外的窗边，遥遥望着染成紫红色的天，在连绵的宫墙尽头，折射在雪地上，闪出若有若无的微红光芒。

“切莫应承了他们什么。”

西辞的叮咛犹然在耳，却隐约让窗前的少女心底泛起无力与缠绕之感。皇命难违，即便抗拒，也不得不离开从小居住的长生殿，迁往宫外。

顾珂门生满天下，什么事都不消他说，自有人替他说；什么事也都往他肩上交，他也不愠不怒地全部收下。

郁陵曾赞他治内攘外，为盛世良臣。顾西辞则更因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闻名天下。如此顾家，如此地位，把郁持盈丢在那样一个位置上，看来郁陵也颇费了番心思。

持盈伸手捻了桌上的沉香屑，清馨的香味渐渐散开，缠在指尖。她随手将屑末投入香炉之中，低头看炉内燃起的焰火，那光影将她的侧脸映照得半明半暗，垂至额前的刘海遮住了眉眼，唯有那稍显薄长的唇瓣一开一合，“譬如工画师，分布诸彩色，虚妄取异相，大种无差别……”

墙上仍留着西辞画的人像，是她仰头看天的那一瞬，神情虔诚而微妙，眸光虽淡，却隐然绽出光芒来，黑色的发被梳成长辮，绕在胸前，蓝底绣花的上衫婉约秀淡。

画面已是泛黄，年岁过久，是西辞在她十岁那年为她绘的生辰贺礼。那个安静的夜晚，少年踏着月色而来，微笑着递过一卷画作，她展开，轻读上面的题字：隅凤池吟。

隅凤池吟。

那隽永的词句念在唇齿之间，隐约有一种暗香之气四散开来。

远处，夕阳渐渐落了下去，沉浸在回忆中的持盈却蓦然清醒，拂了头发挽在耳后，最后再望了窗外一眼，才起身用那不轻不响的声音道：“挽碧，我们该走了。”

挽碧应了一声，正要随她出去，却听门外内侍一声尖厉的高喊：“圣旨到！”

持盈霍然回首，眸光静冷。

凄清的宫门口，郁浅身边的高总管躬身立于门前，他的左前方紫衣清冷的少年立在余晖里，衣袂翩飞，一手牵稚龄女童，一手拿着明黄色的卷轴，眼里是漂浮不定的情绪，脸上神光轻寒。

“六哥……”持盈轻启唇齿，语音在舌尖流转。风起云涌，宽大的黑色长袖瞬间飞舞。沉静谦和的少女却敛住了裙摆，目光落在粉雕玉琢的孩子身上，盈盈一笑，恍若飞鸿，“十二皇妹。”

郁浅踏前一步，将十二公主郁青杞护在身后，冷峻微傲的容色些微缓和，向持盈颌首道：“母妃命我来瞧一瞧。”

郁青杞怯怯地缩在郁浅身后，偷偷瞟着面前笑得谦卑的持盈，又黑又大的眼睛里还带着懵懂与天真。

持盈看得心里一刺，容上却是微微一笑，“有劳六哥。”说罢转身向前来宣旨的高总管道，“请。”她身上的衣裙是景妃最好的一身衣服了，白色暗纹裾配着黑色凤尾纹衣缘，端庄素净，穿在身上十分宽松。

她敛衣一跪，垂下眼帘，声音晦涩道：“郁持盈接旨。”

郁浅淡淡地瞥她一眼，用一种极其平静的语气向高总管道：“我来吧。”

高总管赔笑道：“这……于礼不合”郁浅不由分说从他手中拿过圣旨，沉声开始诵读。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长生殿练氏，性行淑均，静良温娴，足垂范后世，及其崩，朕于伤悼中不能尽忆，虽不言哀，哀自至矣。尝育皇九女持盈，朝夕鞠抚。兹九公主，年十三，已袭乃母之风，雅性修洁，容止巧慧。闻妃崩，辍踊哀毁，人不忍见。朕

尝闻于广慎禅师之言，紫气东归，趋福避危，实为九公主之良地。故朕虽不忍骨肉崩析，亦含痛托之于丞相。望丞相真善惜爱，尽朕之所不能，其于上下，谦抑惠爱。

钦此。

掩下唇角冷意，持盈猛一叩首，朗朗清音，掷地有声，“儿臣郁持盈，叩谢父皇恩典。”

「第二章」

王孙归

两年后。

连昌第一赌坊——依白坊，门庭若市，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时不时爆发出掌声或骂声。

门外一粉衣少女正往里踮脚张望，被身边的男子一手扯了回来。

“六哥，难得出来一次，为何不让我看个仔细？”郁青杞嘟了嘴唇，挽着郁浅的袖子撒娇。

郁浅眼里显出难得的柔和，低声向她道：“依白坊向来鱼龙混杂，你又何必来掺这一脚？”

郁青杞拍手笑道：“依白依白，一穷二白，也不知这赌坊老板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竟叫了这个名儿。”

郁浅低低一笑，“人人都有了你这样的心思，这依白坊来的人还会少么？”

郁青杞心领神会，“六哥，我们进去瞧瞧可好？据说今日这一场，来的可是相府的公子呢。”

郁浅目光微敛，一皱眉，“顾西辞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嘴上这么说，他还是牵着郁青杞的手走了进去。

依白坊既然号称连昌第一赌坊，自然别有一番风趣，内里莲池假山俱全，亭台楼阁秀美非常，乍看之下，说是书院亦不为过。其间行走之人，有贩夫走